東坡文選

卷十四至卷十六

H. H. MU CHINESE LIBRARY

東坡文選卷十四

明景陵鍾　惺定

書

○上文侍中論榷鹽書

留守侍中執事、當今天下勳德俱高、爲主上所倚信、望實兼隆爲士民所責望、受恩三世宜與社稷同憂、皆無如明公者、今雖在外事有關於安危、而非職之所憂者猶當盡力爭之而況其事關本職、而憂及生民者乎、竊意明公必已言之而人不知、

妙於責人○

若猶未也則願效其愚頃者三司使章惇建言乞榷河北京東鹽朝廷遣使案視召周革入覲已有成議矣惇之言曰河北與陝西皆爲邊防而河北獨不榷鹽此祖宗一時之誤恩也軾以爲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既不可捐以予民而官亦易以籠取青鹽至自虜中有可禁止之道然猶法存而實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鹽今東北循海皆鹽也其欲籠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軾在餘杭時見兩浙之民以犯鹽得

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能止姦民以兵仗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爲輩特不爲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人悍於淮浙遠甚平居椎剽之姦常甲於他路一旦榷鹽則其禍未易以一二數也繇此觀之祖宗以來獨不榷河北鹽者正事之適宜耳何名爲誤哉且榷鹽雖有故事然要以爲非王政也陝西淮浙既未能罷又欲使京東河北隨之此猶患風痺人曰吾左臂既病矣右臂何爲獨完則以酒色伐之可乎今議者

曰、吾之法、與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免於私販、而竈戶所以不免於私賣者、以官之買價賤而賣價貴耳、今吾賤買而賤賣、借如每斤官以三錢得之、則以四錢出之、鹽商私買於竈戶、利其賤耳、賤不能減三錢、竈戶均爲得三錢也、寧以予官乎、將以予私商而犯法乎、此必不犯之道也、此無異於兒童之見、東海皆鹽也、苟民力之所及、未有捨而不煎、煎而不賣者也、而近歲官錢常若窘迫、遇其急時、百用橫生、以有限之錢、買無窮之鹽、竈戶

有朝夕薪米之憂而官錢在期月之後則其利必歸於私販無疑也食之於鹽非若饑之於五穀也五穀之乏至於節口并日而况鹽乎故私販法重而官鹽貴則民之貧而懦者或不食鹽往在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月食無鹽者今將權之東北之俗必不如往日之嗜鹹也而望官課之不虧疎矣且淮浙官鹽本輕而利重雖有積滯官未病也今以三錢爲本一錢爲利自祿吏購賞修築廨庾之外所獲無幾矣一有積滯不行官之所喪可勝計

哉失民而得財明者不爲況民財兩失者乎且禍莫大於作始作偏之漸至於用人今兩路未有鹽禁也故變之難遣使會議經年而未果自古作事欲速而不取衆議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猶遲久如此以明作始之難也今既已權之矣則他日國用不足添價貴賣有司以爲熟事行半紙文書而決矣且明公能必其不添乎非獨明公不能也今之執政能自必乎苟不可必則兩路之禍自今日始夫東北之蠶衣被天下蠶不可無鹽而議者輕欲

任路上人不肯開之口

奪之、是病天下也、明公可不深哀而速救之歟、或
者以爲朝廷旣有成議矣、雖爭之必不從、竊以爲
不然、乃者手實造簿方赫然行法之際、軾嘗論其
不可、以告今太原韓公、公時在政府、莫之行也、而
手實卒罷、民賴以少安、凡今執政所欲必行者、青
苗助役市易保甲而已、其他猶可以庶幾萬一、或
者又以爲明公將老矣、若猶有所爭、則其請老也
難、此又軾之所不識也、使明公之言幸而聽、屈已
少留以全兩路之民、何所不可、不幸而不聽、是議

不中意其於退也尤易矣、願少留意、軾一郡守也、猶以爲職之所當憂而冐聞於左右、明公其得已乎、干瀆威重、俯伏待罪而已、

胸中眼中少有嫌疑沾帶不敢下如此筆

○答舒煥書

軾頓首、軾天資懶慢、自少年筋力有餘時、已不喜應接人事、其於酬酢往反、蓋嘗和矣、而未嘗敢倡也、近日加之衰病、向所謂和者、又不能給、雖知其勢必爲人所怪怒、但弛廢之心、不能自克、聞足下之賢久矣、又知守官不甚相遠、加之往來者、具道足下雖未相識、而相與之意甚厚、亦欲作一書相聞、然操筆復止者數矣、因與賈君飲、出足下送行一絶句、其語有見及者、醉中率爾和答、醒後不復

記憶其中道何等語也忽辱手示乃知有公沙之語惘然如夢中事愧赧不已足下文章之美固已超軼絕倫而追配古人矣豈僕荒唐無實横得聲名者所得眩乎何其稱述之過也其詞則信美矣豈效鄒衍相如高談馳騖不顧其實苟欲託僕以發其宏麗新語耶歐陽公天人也恐未易過非獨不肖所不敢當也天之生斯人意其甚難非且使（痛痒之言）之休息千百年恐未能復生斯人也世人或自以爲似之或至以爲過之非狂則愚而已何緣會面

一笑爲樂、朱支使行、忽遽裁謝草草、

語語深中隱痛讀之悚息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

軾頓首再拜。伏蒙再示先人墓表。特載辨姦一篇。恭覽涕泗。不知所云。竊惟先人早歲汨沒。晚乃有聞。雖當時學者。知師尊之。然於其言語文章。猶不能盡。而況其中之不可形者乎。所謂知之盡而信其然者。舉世惟公一人。雖若不幸。然知我者希。正老氏之所貴。辨姦之始作也。自軾與舍弟。皆有嘻其甚矣之諫。不論他人。獨明公一見以為與我意合。公固已論之先朝。載之史冊。今雖容有不知後

世決不可沒而先人之言非公表而出之則人未必信信不信何足深計然使斯人用區區小數以欺天下天下莫覺莫知恐後世必有秦無人之歎此墓表之所以作而軾之所以流涕再拜而謝也黄叔度澹然無作郭林宗一言至今以爲顏子林宗於人材小大畢取所賢非一人而叔度之賢無一見於外者而後世猶信徒以林宗之重也今公之重不減林宗所賢惟先人而其心迹粗若可見其信於後世必矣多言何足爲謝聊發一二

有地歩

可見古人爲人作墓文只說一事卽子孫
爲祖父求文亦然然未可爲世俗道

〇答李琮書

軾啓奉別忽然半年思仰無窮近聞公有閨門之戚即欲作書奉慰旣罕遇的便又以爲書未必能開釋左右往往更益悽悵用是稍緩今辱手教懃負不已竊計高懷遠度必已超然此等情累隨手掃滅猶恐不脫若更反覆尋繹便纏繞人矣深望以明識照之軾凡百如昨愚暗少慮輒復隨緣自娛自夏至後杜門不出惡熱不可過所居又向西多勸遷居遷居非月餘不能定而熱向衰矣亦復

聞道之言

不果如聞公以職事當須一赴闕不知果然否承問及王天常奉職所言邊事天常父齊雄結髮與西南夷戰夷人信畏之天常幼隨其父入夷中近歳王中正入蜀亦令天常招撫近界諸夷夷人以其齊雄子亦信用其言向嘗與軾言瀘州事所以致甫望乞弟作過如此者皆有條理可聽然皆已往之事雖知之無補又似言人長短故不復錄呈獨論今日事勢揣量夷人情僞似有本末天常正月中與軾言播州首領楊貴遷者俗謂之楊通判

最近烏蠻、而梟武可用、又有宋大郎者、乞弟之死黨、凶猾有謀略、若官中見委說楊貴遷、令殺宋大郎、必可得也、數日前有從蜀中來者、言貴遷已殺宋大郎、納其首級、與銀三千兩以此推之、天常之言、殆不妄也、天常言晏州六縣水路十二村、諸夷世與乞弟爲仇、向者熊察訪誘殺十二村首領及近歲韓存寶討殺羅狗姓、諸夷皆有脣齒之憂、貌畏而心貳、去年乞弟領兵至羅介牟屯殺害兵官王宣等十二人、其地去寧遠安夷寨至近、涉歷諸

千古邊將行徑如出一轍可嘆可嘆

夷族帳不少、自來自去、殊無留難、若諸夷不心與之、其勢必不能如此也、今欲討乞弟、必先有以懷結近界諸夷、得其心腹、而後可、今韓存寶等諸軍既不敢與乞弟戰、但翺翔於近界百餘里間、多殺不作過熟戶老弱、而厚以金帛遺乞弟、且遣四人爲質、然後得乞弟遣人送一封空降書、便與約誓、即日班師、與運司諸君皆上表稱賀、上深照其實、已降手詔械存寶獄中、遠人無不歡快、以謂雖漢光武唐太宗料敵察情於萬里之外、不能過也、今

論事必須如此方有着落

雖已械存實、而後來者、亦未見有精巧必勝之術。但言乞弟不過有兵三千、而官軍無慮三萬、何往而不克、此正如千鈞車弩、可以洞犀象、而不可以得鼠耳、今糧運止於江安縣、自江安至乞弟住坐處、猶須十二三程、吏士以糗餌行、其勢不能過一月、乞弟但能深自避匿四五十日、則免矣、而山谷幽嶮、林木沮洳、賊於溪谷間、依叢木自蔽、以藥箭射人、血濡縷立死、戰士數萬人、知深入未爲萬全、而將吏不敢復稽留此間事、不可不深慮、天常言

觀天常此段識議豈是尋常智勇眞謀國人也一單鍔一王天常不附子瞻何由表見

國之用兵、正如私家之造屋、凡屋若干、材石之費、穀米之用、爲錢若干、布筭而定、無所羸縮矣、工徒入門、斧斤之聲、鏗然、而百用毛起、不可復計、此慮不素定之過也、既作而復聚糧、既斲而復求材、其費必十倍、其工必不堅、故王者之兵、當如富人之造屋、其慮周、其規摹素定、其取材積糧皆有方、故其經營之常遲、而其作之常速、計日而成、不愆於素、費半他人、而工必倍之、今日之策、可且罷諸將兵、獨精選一轉運使、及一瀘州知府、許法外行事、

與二年限、令經畫處置、他人更不得與、多出錢物
茶綵於沿邊、博買夷人糧米、其費必減倉卒夫運
之半、使辦士招說十州五團、晏州六縣、水路十二
村、羅氏鬼主播州楊貴遷之類、作五六頭項更番
出兵、以蹂踐乞弟族帳、使春不得耕、秋不得穫、又
嘉戎瀘渝四州、皆有土豪爲把截將、自來顧一私
兵入界、用銀七兩、每得一蕃人頭、用銀三十兩買
之、把截將自以爲功、今可召募此四州人、每得二
十級、即與補一三班差使、如不及二十級、即每級

官與絹三十匹、出入山谷、耐辛苦瘴毒、見利則雲合、敗則鳥獸散、此本蠻夷之所長、而中原之所無奈何也、今若召募諸夷、及四州把截將私兵、使更出迭入、則蠻夷之所長、我反用之、但能積日累月、戕殺其丁壯、且使終年釋耒而操兵、不及二年、其族帳、必殺乞弟以降、如其未也、則乞朝廷差三五千人將下選兵三路入界西路、自江安縣進兵、先積糧於寧遠寨、以十州五團等諸夷爲先鋒、以施黔戎瀘四州藥箭弩手繼之、中路自納溪寨進兵、

先積糧於本寨、亦以諸夷爲先鋒、以將下兵馬繼之、三路中、惟此路稍平、可以用官軍、東路自合江縣進兵、先積糧於安溪寨、亦以諸夷爲先鋒、以嘉戎瀘渝四州召募人繼之、可以一舉而蕩滅也、天常此策、雖若不快、以蕞爾小醜、二年而後定、然王者之兵、必出於萬全、不可以僥倖、淮南王安有言、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今乞弟、譬猶蚤蝨也、克之未足以威四夷、萬一不克、豈不爲卿大夫之辱也哉、趙克

國征先零、鄧訓征羌、及月支胡、皆以計磨之、數年乃克、唐明皇欲取石堡城、王忠嗣不奉詔、以謂非殺二萬人不可取、方唐之盛、二萬人豈足道哉、而賢將謀國、終不肯出此者、圖萬全也、又漢永和中、交趾反、議者欲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討之、獨李固以謂四州之人、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至叛亡、南州瘟瘴、死者必多、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鬬、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以兵付刺史張喬、因其將

不學人謀略如此人亦何須學耶

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州郡可任之、明效也、今可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閒致頭首者、許以封侯之賞、因舉祝良爲九眞太守、張喬爲交趾刺史、由此嶺外息平、今觀其說、乃與天常之言、若合符節、但天常不學、言不能起意耳、天常又言烏蠻藥箭、中者立死、無脫理、然不能及遠、非三十步內不發、發無不中、今與烏蠻戰、當於百步以下、五六十步以上、強弓勁弩射之、若稍近、則短兵徑進、於五七步內相格、則其

長技皆廢、今乞弟亦未是正烏蠻也、諸如此巧便非一、不能盡錄、略舉一二、以見天常之練習。疑可驅使耳。又有一圖子、雖不甚詳審、然大略具是矣、按圖以考其說、差若易了、故以奉呈、看訖、可却付去人見還也、此非公職事、然孜孜尋訪如此、以見忠臣體國、知無不爲之義也、軾其可以罪廢不當言而止乎、雖然、亦不可使不知我者見以爲詬病也、知荊公見稱經藏文、是未離妄語也、便蒙印可、何哉、圓覺經紙示及、得暇爲寫下卷、今公擇寫上

卷、秦太虛維揚勝士、固知公喜之、無乃亦可令荆
公一見之歟、子駿初見報、奪一官耳、不知其罷郡、
能不鬱鬱否、有一書、不知今安在、敢煩其左右達
之、江水比去年甚大、郡中不爲患、見說沙湖鎮頗
浸居民、亦江淮間常事耳、臨臯港既開、往來蒙利
無窮、而居民貿易之入、亦不貲、但不免少有淤填、
議者謂歲發少春夫淘之甚易、承問輒及之、未緣
展奉、惟冀以時自重、謹奉手啓起居、熱甚、幸恕不
謹、軾頓首再拜、

此以書牘爲奏疏者有質直極妙處有曲折極妙處

○答畢仲舉書

軾啓、奉別忽十餘年、愚瞀頓仆、不復自比於朋友、不謂故人尚爾記錄、遠枉手教、存問甚厚、且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不可言、羅山素號善地、不應有瘴癘、豈歲時適爾、旣無所失亡而有得於齊寵辱忘得喪者、是天相子也、僕旣以任意直前不用長者所教、以觸罪罟、然禍福要不可推避、初不論巧拙也、黄州濵江帶山、旣適耳目之好、而生事百須、亦不難致、早寢晩起、又不知所謂禍福果安在哉、

偶讀戰國策、見處士顏蠋之語、晚食以當肉、欣然而笑、若蠋者、可謂巧於居貧者也、菜羹菽黍、差饑而食、其味與八珍等、而既飽之餘、芻豢滿前、惟恐其不持去也、美惡在我、何與於物、所云讀佛書、及合藥救人二事、以爲閑居之賜、甚厚、佛書舊亦嘗看、但闇塞不能通其妙、獨時取其粗淺、假說以自洗濯、若農夫之去草、旋去旋生、雖若無益、然終愈於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謂超然玄悟者、僕不識也、往時陳述古好論禪、自以爲至矣、而鄙僕所言

爲淺陋、僕嘗語述古、公之所談、譬之飲食、龍肉也、
而僕之所學、猪肉也、猪之與龍、則有間矣、然公終
日說龍肉、不如僕之食猪肉、實美而眞飽也、不知
君所得於佛書者、果何耶、爲出生死、超三乘、遂作
佛乎、抑尚與僕輩俯仰也、學佛老者、本期於靜而
達、靜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
所似、不爲無害、僕常以此自疑、故亦以爲獻、來書
云、處世得安穩無病、粗衣飽飯、不造寃業、乃爲至
足、三復斯言、感歎無窮、世人所作、舉足動念、無非

是業、不必刑殺無罪、取非其有、然後爲寃業也、無緣面論、以當一笑而已、

多無可奈何之語反得眞實受用眞所謂善讀書善涉世也

慈悲念頭

○答李廌書

軾頓首先輩李君足下、別後遞中得二書、皆未果答、專人來、又辱長箋、且審比日孝履無恙、感慰深矣、惠示古賦近詩、詞氣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但微傷冗、後當稍收歛之、今未可也、足下之文、正如川之方增、當極其所至、霜降水落、自見涯涘、然不可不知也、錄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今見此書、凜然得其爲人、至論褚遂良不譖劉洎、太子瑛之廢緣張說、張巡之敗緣房琯、李光弼不當圖

有志有骨之言後輩當細玩

史思明宣宗有小善而無人君大略皆舊史所不及議論英發暗與人意合者甚多又讀歐陽文忠公志文司馬君實跋尾益復慨然然足下欲僕別書此文入石以爲之翰不朽之託何也之翰所立於世者雖無歐陽公之文可也而況欲託字畫之工以求信於後世不以陋乎足下相待甚厚而見譽過當非所以爲厚也近日士大夫皆有僭侈無涯之心動輒欲人以周孔譽巳自孟軻以下者皆憮然不滿也此風殆不可長又僕細思所以得患

禍者、皆繇名過其實、造物者所不能堪、與無功而受千鍾者其罪均也、深不願人造作言語、務相粉飾、以益其疾、足下所與游者元聿、讀其詩、知其爲超然奇逸人也、緣足下以得元君爲賜大矣、唐論文字不少、過煩諸君寫錄、又以見足下所與游者、皆好學喜事、甚善甚善、獨所謂未得名世之士爲志文則未葬者、恐於禮未安、司徒文子問於子思、喪服既除、然後葬、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昔晉溫嶠以未葬不得調、古

之君子、有故不得已而未葬、則服不變官不調、今足下未葬、豈有不得已之事乎、他日有名世者、既葬而表其墓、何患焉、辱見厚、不敢不盡、冬寒惟節哀自重、

與少年才士語徹帶裁抑又惟恐傷其意此佛心也世安得如此前輩

○答張文潛書

軾頓首文潛縣丞張君足下久别思仰到京公私紛然未暇奉書忽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惠示文編三復感歎甚矣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爲不如其爲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爲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黄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發憒憒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機也文字之衰未有

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近見章子厚言、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變取士法、特未暇耳、議者欲稍復詩賦、立春秋學官、甚美、僕老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者、正賴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陳履常與君等數人耳、如

聞君作太學博士、願益勉之、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愛莫助之、此外千萬善愛、偶飲卯酒、醉、來人求書、不能覼縷、

子由文自遜子瞻然此亦非諛弟之言只是一片虛心伏善心腸

東坡文選卷之十四終

東坡文選卷十五

明景陵鍾　惺定

書

○上王兵部書

荊州南北之交，而士大夫往來之衝也，執事以高才盛名作牧如此，蓋亦嘗有以相馬之說告於左右者乎，聞之曰，騏驥之馬，一日行千里而不殆，其脊如不動，其足如無所着，升高而不輕，走下而不軒，其伎藝卓絕，而效見明著，至於如此，而天下莫

有識者何也不知其相而責其技也夫馬者有昂目而豐臆方蹄而密睫捷乎若深山之虎曠乎若秋後之兎遠望目若視日而志不存乎芻粟若是奇語者飄忽騰踔去而不知所止是故古之善相者立於五達之衢一目而眄之聞其一鳴顧而循其色馬之技盡矣何者其相溢於外而不可蔽也士之賢不肖見於面顏而發泄於辭氣卓然其有以存乎耳目之間而必曰久居而後察則亦名相士者之過矣夫軾西州之鄙人而荊之過客也其足跡

偶然而至於執事之門、其平生之所治以求聞於
後世者、又無所挾持以至於左右、蓋亦易疎而難
合也、然自蜀至於楚、舟行六十日、過郡十一、縣三
十有六、取所見郡縣之吏數十百人、莫不孜孜論
執事之賢、而教之以求通於下吏、且執事何修而
得此稱也、軾非敢以求知、而望其所以先後於仕
進之門者、亦徒以爲執事立於五達之衢、而庶幾
乎一目之眄、或有以信其平生爾、夫今之世、豈惟
王公擇士、士亦有所擇、軾將自楚遊魏、自魏無所

不遊、恐他日以不見執事爲恨也、是以不敢不進、
不宣、軾再拜、

○與章子厚書

軾頓首再拜、子厚參政諫議執事、去歳吳與謂當再獲接奉、不意倉卒就逮、遂以至今、卽日不審台候何似、軾自得罪以來、不敢復與人事、雖骨肉至親、未肯以一字往來、忽蒙賜書存問、甚厚憂愛深切、感歎不可言也、恭聞拜命與議大政、士無賢不肖、所共慶快、然軾始見公長安、則語相識云子厚奇偉絕世、自是一代異人、至於功名將相、乃其餘事、方是時、應軾者皆憮然、今日不獨爲足下喜朝

之得人亦自喜其言之不妄也軾所以得罪其過惡未易以一二數也平時惟子厚與子由極口見戒反覆甚苦而軾強狠自用不以爲然及在囹圄中追悔無路謂必死矣不意聖主寬大復遣視息人間若不改者軾眞非人也來書所云若痛自追悔往咎清時終不以一眚見廢此乃有才之人朝廷所惜如軾正復洗濯瑕垢刻磨朽鈍亦當安所施用但深自感悔一日百省庶幾天地之仁不念舊惡使保首領以從先大夫於九原足矣軾昔年

牽子由在內妙妙

與惡人語始終只一誠字

粗亦受知於聖主、使少循理安分、豈有今日、追思所犯、眞無義理、與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無異、方其病作、不自覺知、亦窮命所迫、似有物使、及至狂定之日、但有慚耳、而公乃疑其再犯、豈有此理哉、然異時相識、但過相稱譽、以成吾過、一旦有患難、無復有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遺我以藥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眞與世俗異矣、黃州僻陋多雨、氣象昏昏也、魚稻薪炭頗賤、甚與窮者相宜、然軾平生未嘗作活計、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隨手輒盡、

而子由有七女、債負山積、賤累皆在渠處、未知何日到此、見寓僧舍、布衣蔬食、隨僧一飡、差爲簡便、以此畏其到也、窮達得喪、粗了其理、但祿廩相絕、恐年載間遂有饑寒之憂、不能不少念、然俗所謂水到渠成、至時亦必自有處置、安能預爲之愁煎乎、初到一見太守、自餘杜門不出、閑居未免看書、惟佛經以遣日、不復近筆硯矣、會見無期、臨紙悯然、冀千萬以時爲國自重、

要知子瞻交章惇爲惇所困子瞻明知之

與惇書款曲周至毫無僞飾交道中自有

此一段情理難與今人道

○與謝民師推官書

軾啓、近奉違、亟辱問訊、具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軾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況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可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

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與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楊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類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

此句不可不細看

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所須惠力法雨堂字、軾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終不佳、又舟中局迫難寫、未能如教、然軾方過臨江、當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記錄、當作數句留院中、慰左右念親之意、今日已至峽山寺、少留卽去、愈遠、惟萬萬以時自愛、不宣、

深中少年浮病德業

○與李方叔書

軾頓首、方叔先輩足下、屢獲來教、因循不一裁答、悚息不已、比日履茲秋暑、起居佳勝、錄示子駿行狀、及數詩辭意整暇、有加於前、得之極喜慰、累書見責以不相薦引、讀之甚愧、然其說不可不盡、君子之知人、務相勉於道、不務相引於利也、足下之文、過人處不少、如李氏墓表、及子駿行狀之類、筆勢翩翩、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道、至若前所示兵鑑、則讀之終篇、莫知所謂、意者足下未甚有得於中、

> 無成往往
> 坐此

而張其外者不然則老病昏惑不識其趣也以此

> 引咎 妙 妙

私意猶冀足下積學不倦落其華而成其實深願足下爲禮義君子不願足下豐於才而廉於德也若進退之際不甚慎靜則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古之君子貴賤相因先後相援固多矣軾非敢麽此道平生相知心所謂賢者則於稠人中譽之或因其言以考其實實至則名隨之名不可掩其自爲世用理勢固然非力致也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

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傅欽之侍郎孫莘
老薦之軾亦掛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
一官軾孤立言輕未嘗獨薦人也爵祿砥世人主
所專宰相猶不敢必而欲責於軾可乎東漢處士
私相謚非古也殆似丘明爲素臣當得罪於孔門
矣孟生貞曜蓋亦蹈襲流弊不足法而況近相名
字乎甚不願足下此等也軾於足下非愛之深期
之遠定不及此猶能察其意否近秦少游有書來
亦論足下近文益奇明主求人如不及豈有終汩

沒之理、足下但信道自守、當不求自至、若不深自重、恐喪失所有、言切而盡、臨紙悚息、未即會見、千萬保愛、近夜眼昏、不一不一、軾頓首、

眞有一片誠心厚道乃可作此語未可爲薇賢人藉口

○上知府王龍圖書

執事自軒車之來、曾未期月、蜀之士大夫舉欣欣然相慶、以爲近之所無有、下至閭巷小民、雖不足以識知君子之用心、亦能懽忻踴躍、轉相告語、讙譁紛紜、洋溢布出而不可掩、雖戶給之粟帛、而人賜之爵、其喜樂不如是之甚也、伏惟明公何術以致此哉、軾也安足以議、雖然請得以僭言之、蓋明公之於蜀人、所以深結其心、而納之安居無事、以養生送死者、有所甚易、而亦有所至難、夫海濱之

人、輕游於江河、何則其所見者大也、昔先魏公宰天下十有八年、聞其言語、而被其教誨者、皆足以爲賢人、而況於公乎、度其覩區區之一方、不啻戶庭之小、且公爲定州、內以養民殖財、而外震威武、以待不臣之胡、爲之三年、而四方稱之、況於實非有難辨之事、是以公至之日、不勞而自成也、此其所以爲易者一也、自近歲以來、蜀人不知有勤恤之加、擢筋割骨、以奉其上而不免於刑罰、有田者不敢望以爲飽、有財者不敢望以爲富、惴惴焉恐

說至此益可哭然非子瞻筆舌不能說至此

死之無所、然皆聞見所熟、以爲當然、不知天下復有仁人君子也、自公始至、釋其重荷而出之於陷穽之中、方其困急時、簞瓢之饋、愈於千金、是故莫不懽忻鼓舞之至此、其所以爲易者二也、雖然亦有所至難、何者、國家蓄兵以衛民、而賦民以養兵、此二者不可以有所厚薄也、然而薄於養兵者、其患近而易除、厚於賦民者、其憂遠而難救、故夫庚子之小變、起於兵離、而甲午之大亂、出於民怨、繇此觀之、固有本末也、而爲政者、徒知畏其易除之

轉處有腕力

近患、而不知畏其難救之遠憂、而有志於民者、則或因以生事、非當世大賢孰能使之兩存而皆濟、此其所以爲難者一也、蜀人之爲怯、自昔而然矣、民有抑鬱至此、而不能以告者、且天下未嘗無貪暴之吏、惟幸其上之明而可以訴、是以猶有所恃、今民怯而不敢訴、其訴者又不見省、幸而獲省者、指目以爲凶民、陰中其禍、嗟夫明天子在上、方伯連師之職、執民之權、而不能爲之地哉、夫惟天下之賢者、則民望之深而責之備、若夫庸人誰復求

之、自頃數公、其來也莫不有譽、其去也莫不有毀、夫豈其民望之深責之備、而所以塞之者未至耶、今之饑者待公而食、寒者待公而衣、凡民之失其所者、待公而安、傾耳聳聽、願聞盛德、日新而不替、此其所以爲難者二也、伏惟明公以高世之才、何施而不可、惟無忽其所以爲易、而深思其所難者、而稍加意焉、將天下被其澤、而何蜀之足云、軾負罪居喪、不當輒至貴人之門、妄有所稱述、誠不勝惓惓之心、敢以告諸左右、舊所爲文十五篇、政事

之餘、憑几一笑、亦或有可觀耳、

此文當看其抑揚轉折厚重而圓捷處

○答劉沔都曹書

軾頓首都曹劉君足下蒙示書教及編錄拙詩文二十卷軾平生以言語文字見知於世亦以此取疾於人得失相補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焚棄筆硯爲瘖默人而習氣宿業未能盡去亦謂隨手雲散鳥沒矣不知足下默隨其後掇拾編綴略無遺者覽之憇汗可爲多言之戒然世之蓄軾詩文者多矣率眞僞相半又多爲俗子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識眞者少葢從古所病梁

四字○說○好○文○入　入髓

蕭統集文選、世以爲工、以軾觀之、拙於文而陋於識者莫統若也、（快論）宋玉賦高唐神女、其初略陳所夢之因、如子虛亡是公相與問答、皆賦矣、而統謂之敘、此與兒童之見何異、李陵蘇武贈別長安、而詩有江漢之語、及陵與武書詞句儇淺、正齊梁間小兒所擬作、決非西漢文、而統不悟、劉子玄獨知之、范曄作蔡琰傳、載其二詩、亦非是、董卓已死、琰乃流落、方卓之亂、伯喈尚無恙也、而其詩乃云以卓亂故流入於胡、此豈眞琰語哉、其筆勢乃效建安

七子者、非東漢詩也、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詩文、皆爲庸俗所亂、可爲太息、今足下所示二十卷、無一篇僞者、又少謬誤、及所示書詞、淸婉雅奧、有作者風氣、知足下致力於斯文久矣、軾窮困、本坐文字、蓋願刳形去智、而不可得者、然幼子過文益奇、在海外孤寂無聊、過時出一篇見娛、則爲數日喜、寢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鄙棄也、見足下詞學如此、又喜吾同年兄龍圖公之有後也、故勉作報書、匆匆不宣、

○答王庠書

別紙累幅過當、老病廢志、豈堪英俊如此責望也、少年應科目時、記錄名數沿革、及題目等大略、與近歲應舉者同爾、亦有節目文字、才塵忝後、便被舉主取去、今日皆無有、然亦無用也、實無捷徑必得之術、但如君高材強力、積學數年、自有可得之道、而其實皆命、但卑意欲少年爲學者、每讀書皆作數過盡之、書富如入海、百貨皆有之、人之精力、

（此語看古人甚深）

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願學者每

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人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故實典章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倣此此雖迂鈍而他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也甚非速化之術可笑可笑

痛入骨髓之言

○與李方叔

頃年於稠人中、驟得張秦黃晁、及方叔履常、意謂天不愛寶、其獲蓋未艾也、比來經涉世故、間關四方、更欲求其似、邈不可得、以此知人決不徒出、不有立於先、必有覺於後也、如方叔飄然布衣、亦幾不免、淳甫少游又安所獲罪、遂斷棄其命、言之何益、付之清議而已、憂患雖已過、更宜愼口以安晚節、

〇與魯直

晁君寄騷、細看甚奇、信其家多異材耶、然有少意、欲魯直以己意微箴之、凡人文字務使平和至足、餘溢爲奇怪、葢出於不得已爾、晁文奇怪、似差早、然不可直云耳、非謂其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爲朋友講磨之語、乃宜不知公謂然否、

深厚之言悲愍之念一氣流出

○又與魯直

有姪婿王郎名庠、滎州人、文行皆超然、筆力有餘出語不凡、可收爲吾黨也、自蜀遣人來惠云、魯直在黔、決當往見、求書爲先容、嘉其有奇操、故爲作書、然舊聞太夫人多病、未易遠去、謾爲一言、眉山有程道晦者、亦奇士、文益老、王郎蓋師之、此兩人者、有致窮之具、而與不肖爲親、又欲往求魯直、其窮殆未易瘳也、

戲語寔歷

○與麗安常

端居靜念思五臟皆止一而腎獨二蓋萬物之所鍾始生之所出死之所入故也太玄罔直蒙酋冥罔爲冬直爲春蒙爲夏酋爲秋冥復爲冬則此理也人之四肢九竅凡兩者皆水屬也兩腎兩足兩外腎兩手兩目兩鼻皆水之升降出入也手足外腎舊說固與腎相表裏而鼻與目皆古未之言也豈亦有之而僕觀書少不見耶以理推之此兩者其腋皆鹹非水而何僕以爲不得此理則內丹不

成此又未易以筆墨究也古人作明目方皆先養腎水而以心火暖之以脾固之脾氣盛則水不下泄心氣下則水上行水不下泄而上行目安得不明哉孫思邈用磁石爲主而以朱砂神麯佐之豈此理也夫安常博極羣書而善窮物理當爲僕思之是否一報其書

○與王敏仲

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昨已與長子邁訣、已處置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仍留手疏與諸子、死卽葬於海外、庶幾延陵季子嬴博之義、父既可施之子、子獨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棺、死不扶柩、此亦東坡之家風也、此外燕坐夕照而已、所云途中邂逅、意謂不如其已、所欲言者、豈有過此者乎、故覼縷此紙、以代面別、

四〇字〇入〇禪〇

○又與王敏仲

聞遂作管引蒲澗水甚善每竿上須鑽一小眼如菉豆大以小竹針窒之以驗通塞道遠日久無不塞之理若無以驗之則一竿之塞輒累百竿矣仍願公擘畫少錢令歲入五十餘竿竹不住抽換永不廢僭言必不訝也

取喻似莊子

○○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

軾再拜、近得秦中故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中病死、軾往歲官岐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爲人不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其文字蕭然有出塵之姿、至詩與楚詞、則求之於世、可與傳比者、不過數人、此固不待軾言、公自知之、然傳嘗望公、不爲力致一官、軾私心以爲公非有所愛也、知傳所禀付至薄、不任官耳、今年正月、軾過岐下、而傳居喪二曲、使人問訊其家、而傳徑至長安、見軾於

看得妙

傳舍道其饑寒窮苦之狀以爲幾死者數矣賴公而存又且薦我於朝吾平生無妻近有彭駕部者聞公薦我許嫁我其妹若免喪得一官又且有妻不虛作一世人皆公之賜軾旣爲傳喜且私憂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傳則爲非常之福恐不能就今傳果死悲夫書生之窮薄至於如此其極耶夫傳之才器固不通於世用然譬之象犀珠玉雖無補於饑寒要不可使在塗泥中此公所以終薦傳也今父子暴骨僧寺中孀母弱弟自謀口腹

不暇決不能葬軾與之故舊在京師者數人相與出錢賻其家而氣力微薄不能有所濟甚可憫笑公若猶憐之不敢望其他度可以葬傳者足矣陳繹學士當往涇州而宋廸度支在岐下公若有以賜之軾且斂衆人之賻并以予陳而致之宋使葬之有餘以予其家傳平生所爲文當使人就其家取之若獲當獻諸公于目左右無任戰越

如此然後謂之憐才今人皆預料其富貴而從貧賤時收之此勢利之尤耳何憐才

之有

東坡文選卷十三終

○與李公擇

秋色佳哉想有以爲樂人生惟寒食重九愼不可虛擲四時之變無如此節者近有潮州人寄一物其上云扶劣膏不言何物狀似羊脂而堅盛竹筒中公識此物否味其名必佳物也若識之當詳以示可分去或問習海南者子由近作棲賢僧堂記讀之慘凜覺崩崖飛瀑逼人寒栗○遊記妙語

○答富道人

承錄示秘方、及寄遺藥、具感厚意、然此事本林下無以遣日聊用適意可也、若待以爲生則爲造物者所惡矣、僕方苟祿出仕、豈暇爲此、謹却馳納、且寄之左右、異日歸田却咨請感愧之至

答范蜀公

承别紙示諭麴蘖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公欲哀而救之問所以救者小子何人固不敢不對公方立仁義以爲城池操詩書以爲干楯則舟中之人盡爲敵國雖公盛德小子亦未知勝負所在願公宴坐靜室常作是念當觀彼能惑之性安所從生又觀公欲救之心作何形段此猶不立彼復何依雖黃面瞿曇亦須歛衽而況學之者耶聊復信筆以發公千里一笑而已

不負心之言

○與李公擇

知治行窘用不易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爾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爲之則不類俗人眞可謂澹而有味者又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口體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此似鄙吝且出之不得已也然自謂長策不敢獨用故獻之左右往京師尤宜用此策也一笑

子瞻風流瀟洒沒謚文忠正緣胸中有此一本帳耳

、○又與李公擇

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鐵心石腸待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塡骨髓、直須談笑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憐、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兄造道深、中必不爾、出於相愛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輒以狂言廣兄之意爾、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擇民者、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

者以爲詬病也

○與蔡景繁

凡百如常。至後杜門壁觀。雖妻子無幾見。況他人也。然雲藍小袖者近輒生一子。想聞之。一拊掌也。惠及人參感感。海上奇觀。恨不與公同遊。東海縣一帆可到。聞益奇偉。曩恨不一往也。公嘗往否。大篇或可追賦。果寄示。幸甚幸甚。

與蒲傳正

千乘姪屢言大舅全不作活計、多買書畫奇物、常典錢使、欲老弟苦勸公、卑意亦深以爲然、歸老之計、不可不及今辦治退居之後、決不能食淡衣麤杜門絶客貧親知相干、決不能不應副、此數事豈可無備、不可但言我有好兒子、不消與營產業也、書畫奇物老弟近年視之、不啻如糞土也、縱不以鄙言爲然、且看公亡甥面、少留意也、

只是不作一僞語世上僞人自然讀不得

古人碑刻不苟如此

○答寶月禪師

近遞中兩奉書必達、新歲想法體康勝、無緣集會、悵望可量、屢要經藏碑本、以近日斷作文字、不欲作、既遠書丁寧、又悟清日夜煎督、遂與作得寄去、如不嫌罪釁、即請入石碑額見令悟清持書往安州於滕元發大字、不知得否、其碑不用花草欄界、只鐫書字一味、已有大字額、向下小字、但眞寫文詞、更不須寫大藏經碑一行及撰人寫人姓名、即古雅不俗切祝切祝、又有小字行書一本、若有工

夫更入一小橫石、亦佳、黃州無一物可充信、建茶一角子、勿逐塵浼、餘惟萬萬保練、適冗中淸師行、奉啓草草、

○答趙昶聰之

性喜寫字、而怕作書、親知書問、動盈篋笥、而終歲不答、對之太息而已、乃知剖符南徼、寔○境○賢者處之固不擇遠近、劇易、矧風土舊諳習、而兵興多事、適足以發明利器、但恨愚瞶、何時復得攀接耳

○又答趙昶晦之

示諭處患難不戚戚只是愚人無心肝耳○與鹿豕木石何異所謂道者何曾夢見舊收得蜀人蒲永昇山水四軸亦近歲名筆其人已亡矣聊致齋閣不罪浼瀆藤旣美風土又少訴訟優游卒歲又復何求其亦甚樂此安土忘懷如一黃人元不出仕而已

○與毛維瞻

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窻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無繇持獻。獨享爲愧。想當一笑也。

○答賈耘老

久不奉書、尚蒙記錄、遠枉手教、且審比日動止佳勝、感慰兼集、寄示石刻、足見故人風氣之深、且與世異趣也、新詩不蒙錄示數篇、何也、貧固詩人之常、齒落目昏、當是爲雙荷葉所困、未可專咎詩也、某髮少加白耳、餘如故、未緣往見、萬萬自愛、

○又答賈耘老

久放江湖、不見偉人、昨在金山、滕元發以扁舟破巨浪來相見、出船巍然、使人神聳、好箇没興底張鎬相公、見時且爲致意、別後酒狂甚長進也、老杜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謂張鎬也、蕭嵩薦之云、用之則爲帝王師、不用則窮谷一病叟耳、

子瞻畫生時已自矜愼如此

○再荅賈耘老

今日舟中無他事十指如懸槌適有人致嘉酒遂獨飲一杯醺然徑醉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乃為作怪石古木一紙每遇饑時輒以開看還能飽人否若吳興有好事者能為君月致米三石酒二㪷終君之世者便以贈之不爾者可令雙荷葉收掌須添丁長以付之也

○與開元明師

石橋之壞、每爲悵然、吾師經營非不堅盡、當繇窮

引咎

蹇之人、所向無成、累此橋耶、知尚未有涯、但勿廢

得無謂○妙

此志、歲豐人紓、會當成耳、僕已得請居常州、暫至南京、即還南也、知之、

○答王定國

近絶少過臨賔客、知其衰懶不能與人爲輕重見顧者漸少、殊覺自幸、昨日偶見子華、嗟歎老弟之遠外、蒙囑聞過必相告、吾弟大節過人、而小事亦不經意、正如作詩高處可以追配古人、而失處亦受嗤於拙目、薄俗正好點檢人小疵、不可不留意也、

千古門戶議論此數語道盡

○與楊元素

某近數章請郡未允數日來杜門待命期於必得耳公必聞其略蓋爲臺諫所不容也昔之君子惟荆是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所隨不同其爲隨一也老弟與溫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致此煩言蓋始於此然進退得喪齊之久矣皆不足道老兄相知之深恐願聞之不須爲人言也令子必得信計安

○與千之姪

獨立不懼者、惟司馬君實與叔兄弟耳、萬事委命、直道而行、縱以此竄逐、所獲多矣、因風寄書、此外勤學自愛、近來史學凋廢、去歲作試官、問史傳中事無一兩人詳者、可讀史書爲益不少也、

○與范純父

三辱示諭、鄙意不移、公休之餽、人子之心也、不肖之辭、夙昔之分也、某已領其意而辭其物、物有齊量、意豈有窮哉、昔人已聘還圭璋、庶幾此義、

非惟厚德之言亦甚有體

○與趙德麟

明守一書、託爲致之育王大覺禪師、仁廟舊所禮遇、嘗見御筆賜偈頌、其略云、伏覩大覺禪師、其敬之如此、今聞其困於小人之言、幾不安其居、可歎可歎、太守聰明老成、必能安全之、願公因語款曲一言、正使凡僧、猶當以仁廟之故加禮、而況其人道德文采、雅重一時乎、此老今年八十二、若不安全、當使何往、恐朝廷聞之、亦未必喜也、某方與撰宸奎閣記、旦夕附去、公若見此老、當爲致意、

有識之言亦其非偽言處

虎奎閣記且又附去公舊見此書當為致意
全當使何往恐須近問之亦未必直也其方輿撰
道德文忠承稚直一冊并此書今年八十二若不茂
一言正使花滑稽當以金簡之故加禮而況其人
可欺大守聰明若成必能安全之願公因語款曲
之知此令聞其困於小人之言幾不安其居可嘆
適嘗見御筆賜偈頌其略云依體大覺禪師真澂
明守一書託為致之育王大覺禪師仁廟舊所禮
○與道德懷

○答張嘉文

久不奉書、過辱下遺、遠枉教尺、具審起居佳勝、感慰交集、著述想日益富、示諭治春秋學、此學者本務、又何疑焉、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理會、若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丘明識其妙用、然不肯盡談、微見端兆、欲使學者自見之、故僕以爲難、蓋嘗悔少作矣、未敢輕論也、凡人爲文、至老多有所悔、僕嘗悔其少矣、然著成一家之言、則不容有所悔、當且博觀而約取、如富

此語○爲○明○人○道○也○

人之築大第、儲其材用既足而後成之、然後爲得也○愚意如此、是否、夜寒筆凍眼昏、不罪不罪、

往往於無心閑談中發出經濟寔用

○與周文之

近蒙寄示書圖及新堂面勢、仍求榜名、嶺南無大寒甚暑、秋冬之交、勾萌盜發、○奇○春夏之際、柯葉潛改、四時之運、默化而人不知、民居其間、衣食之奉、終歲一律、寡求而易安、○有足樂者、若吏治不煩、○即其所安而與之俱化、○豈非牧養之妙手乎、○文之治循已用此道、故以默化名此堂如何、可用便請題榜也、

○答程天侔

去歲僧舍屢會、當時豈知爲樂、今者海外、無復夢見聚散憂樂、如反覆手、幸而此身尚健、得來訊喜侍奉淸安、知有愛子之戚、襁褓泡幻、不須深留戀也、僕離惠州後、大兒子房下亦失一男孫、悲愴久之、今則已矣、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然亦未易悉數、大率皆無爾、惟有一幸、無甚瘴也、近與兒子結茅屋數椽居之、僅庇風雨、然勞費已不貲矣、賴十數學生助工作、躬

泥水之役愧之不可言也尚有此身付與造物聽其運轉流行坎止無不可者故人知之免憂夏熱萬萬自愛

○與元老侄孫

侄孫近求爲學何如、恐不免趨時、然亦須多讀書史、務令文字華實相副、期於適用乃佳、勿令得一第後、所學便爲棄物也、海外亦粗有書籍、六郎亦不廢學、雖不解對義、然作文極俊壯、有家法、二郎五郎、見說亦長進、曾見他文字否、侄孫宜熟看前後漢史及韓柳文、有便寄近文一兩首來、慰海外老人意也、

○與米元章

嶺海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嘗闕念、獨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精雄絕世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積歲瘴毒耶、今眞見之矣、餘無足云者、

者。

見之以洗我積歲瘴毒耶。今真見之矣。餘無足云

往淩雲之氣。清雄絕世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

嶺海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嘗關念。獨念吾元章邁

○與米元章

○又與米元章

兩日來疾有增無減、雖遷閘外、風氣消清、但虛乏不能食、口殆不能言也、兒子於何處得寶月觀賦、琅然誦之、老夫卧聽之未半。蹶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若此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天下豈常如我輩憒憒耶。公不久當自有大名。不勞我輩說也。若欲與公談、則實未能。相當更後數日耶。

東坡文選卷十五終

東坡文選卷十六

明景陵鍾　惺定

碑

○潮州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傅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

子瞻一生持論重一氣字

爲文士張價如此蓋歐陽文忠之文師昌黎子瞻爲文忠弟子此推戴之自也

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

大有感慨
大有譏笑

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

切題生議

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

長公自道

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於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畧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

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鰐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犧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大文字不可以平奇工拙間求之

、○司馬溫公神道碑

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敘、民安其生、風俗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爲忠厚、人人自重恥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爲寇、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結闕下、夏人十數萬寇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兀征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黃河始決曹村、既築靈平、復決小吳、橫流五

年、朔方騷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臣軾、上與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而用司

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眇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纍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

說得動人不待其詞之畢尤在此段

宰相爲外夷所輕隱憂難言讀此慨然

其害已仇而疾之者莫不斂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愼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擎跽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遼人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愼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

懼得有學問

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旣葬、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炷薌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

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況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

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
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
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秘
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
諱池、寶元慶曆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
制、贈太師溫國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甫氏、妣聶
氏、皆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
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爲
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

宗皇帝爲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爲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韙之、事神宗皇帝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爲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爲萬世法、及王安石爲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爲重、帝以

公爲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爲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卽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爲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拜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凜凜乎嚮至治矣、而公臥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於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

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巳、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襚以一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亾、康今爲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於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葢嘗爲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范鎭取以志其墓矣、故

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槩、議者徒見上與太
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神宗皇帝知
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於卿大夫、相與爲賓師朋
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已則
親之、異已則疎之、未有聞過而喜、受誨而不慍者
也、而況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
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
敵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
乃欲以爲左右輔弼之臣、至爲敘其所著書、讀之

雖爲君父周旋然說出一段至理而無屈筆

於邇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
知之於既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
以先帝爲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
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
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唐太宗亦
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
射、乃由勣爲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
以比隆先帝、而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
君所以爲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

不讀此等處不見老蘓文字中厚道深心

以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孫專享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拜稽首而作詩曰、

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堯之初、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擇相、我與授之、其相惟何、太師溫公、公來自西、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二聖忘己、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既相司馬、爾賈于途、我耕于野、士曰

時哉既用君實我後子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鷙不搏羽毛畢朝雄狡率服爲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于異識公于徼匪公之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四夷來同薦于淸廟神考之功

讀司馬溫公富鄭公諸碑知宋世大臣猶自有人其以弱宋而能抗金元以此不若後之全盛而受困一隅之虜也

智仁二字何等本領

○○富鄭公神道碑

宋興百三十年、四方無虞、人物歲滋、益自秦漢以來、未有若此之盛者、雖所以致之非一道、而其要在於兵不用、用不久、常使智者謀之、而仁者守之、雖至於無窮可也、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畧無寧歲、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攻定武、圍高陽、不克、遂陷德清、以犯天雄、眞宗皇帝用宰相寇準計、決策親征、既次澶淵（先露出寇準有眼目）諸道兵火會行在、虜既震動、兵始接、射殺其驍將

順國正捷覽虜懼遂請和時諸將皆請以兵會界
河上邀其歸徐以精甲躡其後殲之虜懼求哀於
上上曰契丹幽薊皆吾民也何多以殺爲遂詔諸
將按兵勿伐縱契丹歸國虜自是通好守約不復
盜邊者三十有九年及趙元昊叛西方轉戰連年
兵久不決契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爲怯且
伏後來畢竟鄭公使虜議論不是鑿空
始終不出此意
厭兵遂教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
南十縣慶曆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
符來聘兵旣壓境而使來非時中外忿之仁宗皇

帝曰契丹吾兄弟之國未可棄也其有以大鎮撫之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羣臣皆莫敢古今如此行宰相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公公卽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爲動色乃以公爲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託足疾不拜公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此何禮也英矍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尤妙在此以夷狄待之英等見公傾盡亦不復隱其情遂去畢竟虜使淺甚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

賣國之言

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聞、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且命公報聘、旣至、六符館之、往反十數、皆論割地必不可狀、及見虜主、問故、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羣臣請舉兵而南、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晩也、公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凡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

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虜主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太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亾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

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羣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公又曰塞雁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缺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爲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

（妙妙此數語留在此處分訴妙有着數）

（好節奏）

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
此爲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
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
神、豈可欺也哉、虜大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
以生隙、人命修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本
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
之獲哉、虜主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授之、卿其
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受書及口傳之詞於
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

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

義出

果不同乃馳還都以晡入見宿學士院一夕易書

而行既至虜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書

當曰獻否則曰納公爭不可虜主曰南朝既懼我

矣何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本

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己增

幣何名爲懼哉若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

國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憂也虜主曰卿

勿固執自古亦有之公曰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

大權畧　從忠

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
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公聲色俱厲、虜知
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
書、復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爲
獻納、公奏曰、臣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
虜無能爲也、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北方
無事、蓋又四十八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
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
鬆得妙
所在也、故臣嘗竊論之、百餘年間兵不大用者、眞

宗仁宗之德而寇準與公之功也公諱弼字彥國河南人曾大父內黃令諱處謙大父商州馬步使諱令荀考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言皆以公貴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封鄧韓秦三國公曾祖母劉氏祖母趙氏母韓氏封魯韓秦三國太夫人公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懷其文以示王曾晏殊殊即以女妻之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公子當以是進天聖八年公以茂材異等中第授將作監丞知河南府長水縣用李迪辟簽書

○接○得○閒○甚○冷○甚○

河陽節度判官事、丁秦國公憂、服除、會郭后廢、范
仲淹爭之、貶知睦州、公上言朝廷一擧而獲二過、
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以來忠言、通判絳州、景祐
四年、召試館職、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從王曾辟
通判鄆州、寶元初趙元昊反、公上疏陳八事、且言
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
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
不意、斬之都市、又言夏守贇庸人也、平時猶不當
用、而況艱難之際、可爲樞密乎、議者以爲有宰相

氣、召還爲開封府推官、擢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公言請罷燕徹樂、雖虜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政以爲不可、公曰、萬一北虜行之、爲朝廷羞、後使虜還者云、虜中罷燕、如公言、仁宗深悔之、初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職言事、公因論日食、以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鄜延、殺二萬人、破金明、擒李士斌、延師范雍、鈐轄盧守懃閉門不救、中貴人黃德和引兵先走、劉平石元孫戰歿、而雍守懃歸罪於通判計章用、都監李

康伯、皆黨嶺南、德和誣奏平降賊、詔以兵圍守其家、公言平自環慶引兵來援、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宜䘏其家、守懃德和皆中官、怙勢誣人、冀以自免、宜竟其獄、樞密院奏方用兵、獄不可遂、公言大臣附下罔上、獄不可不竟、時守懃男昭序爲御藥、公奏乞罷之、德和竟坐腰斬、延州民（宋時法必行猶如此）二千人詣闕告急、上召問、具得諸將敗亾狀、執政惡之、命邊郡禁民擅赴闕者、公言此非陛下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耳、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

走元昊、非走契丹矣、夏守贇爲陝西都總管、又以入內都、知王守忠爲都鈐轄、公言用守贇旣爲天下笑、而守忠鈐轄、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將吏必怨懼、盧守懃黃德和覆車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忠、時又用觀察使魏昭昞爲同州、鄭守忠爲殿前都指揮使、高化爲步軍都指揮使、公言昭昞乳臭兒、必敗事、守忠與化故親事官、皆奴才小人、不可用、詔遣侍御史陳洎往陝西督修城、且城潼關、公言天子守在四夷、今城潼關、自關以西爲棄之耶、

語皆侵執政、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公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二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學士、公言此宰相偷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乞與廷辯、又言

快○論○如此論事才是言官

邊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叅知樞密院事、今兵興、宜使宰相以故事兼領、仁宗曰、軍國之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內降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且書其檢宰相以內降納上

前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公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時西夏首領吹同乞砂、吹同乞山、各稱僞將相來降、補借奉職羈置荆湖、公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書、公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公嘆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更極論之、上從公言、以宰相兼樞密使、除鹽鐵判官、遷太常丞史館修撰、奉使契丹、二年、改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僞牒爲僧者、事覺、乃堂吏爲之、開封按餘人而不

妙　妙

有此一段方是大臣不然一說士耳

及吏公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無爲近名公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此○便○是○宰○相○骨○力○）執政滋不悅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修上書引顏眞卿使李希烈事留公不報使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大○有○學○問○）尋遷翰林學士公見上力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乎慶曆三年三月遂命

公爲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七月復除樞密副使、公言虜旣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虜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除前命、時元昊使辭、羣臣班紫宸殿門上、俟公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德象諭公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時晏殊爲相、范仲淹爲參知政事、杜衍爲樞密使、韓琦與公

副之、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爲諫官、皆天下之望、魯人石介作慶曆聖德詩、歷頌羣臣、皆得其實、曰維仲淹弼、一夔一契、天下不以爲過、公旣以社稷自任、而仁宗（聖主）責成於公、與仲淹望太平於期月之間、數以手詔督公等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召公等坐且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爲者、（好皇帝）遣中使二人更往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敝爲本、欲漸易

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而不臣、公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爲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七月、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十二月、詔冊元昊爲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虜使、公曰、若虜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既至、則恩歸契丹矣、從之、是歲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呆兒族於河東、爲近上問公曰、虜得無與元昊襲我乎、公曰、虜自得幽薊、不復由河東入

寇者、以河北平易富饒、而河東嶮瘠、且虞我出鎮定、擣燕薊之虛也、今兵出無名、契丹大國、決不爲此、就使妄動、當出我不意、不應先言受禮雲中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困中國、今契丹背約結好於我、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虜築威塞州以備之、呆兒屢殺威塞人、虜疑元昊使之、故爲是役、安能合而寇我哉、或請調發爲備、公曰、虜雖不來、猶欲以虛聲困我、若調發、正墮其計、臣請任之、虜若入寇、臣爲罔上、且誤國、上乃止、虜卒不動、公

謂契丹異日作難、必於河朔、旣上十三策、又請守一郡行其事、小人怨公不已、而大臣亦有以飛語譏公者、上雖不信、公懼、因保州賊平、求爲河北宣撫使以避之、使將還、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譏者不已、罷安撫使、歲餘、譏不驗、加給事中、移知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

居者、皆給其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
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
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請、使他日得以
次受賞於朝、率五百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
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爲大冢葬之、謂之
叢冢、自爲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
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爲兵者又萬餘人、○
上聞之、遣使勞公、卽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
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煑粥食

之、饑民聚為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法、至於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人矣、王則據貝州叛、齊州禁兵馬達張青、與姦民張握等、得劍印於妖師、欲以其衆叛、將屠城以應、則握之壻、楊俊詣公告之、齊非公所部、恐事泄變生、時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公度從訓可使、即以事付從訓、使馳至郡、發吏卒取之、無得脫者、且自劾擅遣中使、罪、仁宗嘉之、再除禮部侍郎、公又

懇詞不受遷資政殿大學士以明堂恩除禮部侍郎徙知鄭州又徙蔡州加觀文殿學士知河陽遷戶部侍郎除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兼河東經畧安撫使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

○朝仁宗密覘知之歐陽修奏事殿上上具以語修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也哉修頓首稱賀仁宗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恐文彥博與公等直入問疾

才相如此方妙

內侍止之、不可因以監視禳禱爲名、乞留宿內殿、
事皆關白而後行、禁中肅然、嘉祐三年、加禮部尚
書、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公之爲相、守格法、行
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間、故百官任職、天下
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賦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
裁減、謂之寬卹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省刑獄、
天下便之、六年、丁秦國大夫人憂、詔爲罷春燕、故
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公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
平世、仁宗待公而爲政、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天

下稱爲英宗即位、拜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戶部尚書、逾年、以足疾求解機務、章二十上、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封祈國公、公五上章辭使相、且言眞宗以前、不輕以此授人、仁宗即位之初、執政欲自爲地、故開此例、終仁宗之世、宰相樞密使罷者皆除使相、有不稱職有罪者亦然、天下非之、今陛下初即位、願立法自臣始、不從、神宗即位、改鎮武寧軍、進封鄭國公、公又乞罷使相、乃以爲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

集禧觀使、召赴闕、公以足疾固辭、復判河陽、熙寧元年、移汝州、且詔入覲、以公足疾、許肩輿至殿門、上特爲御內東門小殿見之、令男紹隆入扶、且命無拜、坐語從容、至日昃、賜紹隆五品服、再對、上欲留公爲集禧觀使、力辭赴郡、明年二月、除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賜甲第一區、皆辭不受、復拜左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旣至未見、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公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

爲者、去亂亾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導
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
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卽上書數千言、雜
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
然者、羣臣請上尊號、及作樂、上以久旱、不許、羣臣
固請作樂、公又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恐上以同
天節虜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以爲此盛德事
正當以示夷狄、乞并罷上壽、從之、卽日而雨、公又
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上親書答詔曰、

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公既上疏謝復申戒不已願陛下待羣臣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捨公始見上上問邊事公曰陛下即位之始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因以九事爲戒八月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復以老請致亳州時方行青苗息錢法公以謂此法行則財聚於

上人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請者皆貧民、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平倉趙濟、劾公以大臣格新法、行當自貴近者始、若置而不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左僕射、判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尋請老、拜司空、復武寧節度、及平章事、進封韓國公、致仕、公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詔郭逵等討之、公言海嶠嶮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詔逵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東地界、上手詔

問公、公言熙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元豐三年、官制行、改授開府儀同三司、是歲、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至和三年、仁宗弗豫、其父堯臣嘗與文彥博、劉沆及公同決大策、乞立諸嗣、仁宗許之、會翊日有瘳、故緩其事、人無復知者、以其父堯臣所撰詔草上之、上以問彥博、彥博言與同老合、上嘉公等勳績如此、而終不自言、下詔以公爲司徒、且以其子紹京爲閤門祗候、六年、閏六月丙申、薨於洛陽私第之正寢、享年

八十、手封遺表、使其子上之、世莫知其所言者、上聞訃、震悼、爲輟視朝、內出祭文、遣使致奠、所以賻卹其家者甚厚、贈太尉、謚曰文忠、十一月庚申、葬於河南府河南縣金谷鄉南張里、公之配曰周國夫人晏氏、後公四年卒、子男三人、曰紹庭、朝奉郎、曰紹京、供備庫副使、後公十月卒、曰紹隆、光祿寺丞、早卒、女四人、長適保寧軍節度使北京留守馮京卒、又以其次繼室、封安化郡夫人、次適承議郎范大琮、次適宣德郎范大珪、孫男三人、定方、承事

郎、直清、承奉郎、直亮、假承務郎、公性至孝、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幼賤必盡敬、氣色穆然、終身不見喜慍、然以单車入不測之虜廷、詰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少屈、所謂大勇者乎、其好善疾惡、蓋出於天資、常言君子小人如氷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薰蕕雜處、終必爲臭、其爲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

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千
歧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遂肆毒於善良、
無所不爲、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其爲文章、辯而
不華、質而不俚、有文集八十卷、天聖應詔集十一
卷、諫垣集三卷、制草五卷、奏議十三卷、表章三十
卷、河北安邊策一卷、奉使錄四卷、青州振濟策三
卷、平生所薦甚衆、尤知名者十餘人、如王質、與其
弟素、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奎韓維陳襄王𤰞張
昷之杜杞陳希亮之流、皆有聞於世、世以爲知人、

元祐元年六月、有詔、以公配享神宗皇帝廟廷、明年以明堂恩加贈太師、紹庭請於朝曰、先臣墓碑未立、願有以寵綏之、上爲親篆其首、曰顯忠尚德之碑、且命臣軾撰次其事、謹拜手稽首而獻言曰、世未嘗無賢也、自堯舜三代以至於今、有是君、則有是臣、故仁宗英宗至於神考、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則天畀以人、光明偉傑、有如公者、觀公之行事、而味其平生、則三宗之盛德、可不問而知也、古之人臣、功高則身危、名重則謗生、故命世之士、罕能

以功名終始者、臣觀三宗所以待公、全其功名、而保其終始、蓋可謂至矣、方契丹求割地、上命宰相歷問近臣、孰能爲朕使虜者、皆以事辭免、公獨慨然請行、使事既畢、上欲用公、公逡巡退避不敢居、而向之辭免者、自恥其不行、則惟公之怨、比而讒公、無所不至、及石介爲慶曆聖德詩、天下傳誦、則大臣疾公如仇、構以飛語、必欲致之死地、仁宗徐而察之、盡辨其誣、卒以公爲相、及英宗神宗之世、公已老矣、勳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已聽公、西

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爲中國輕重。然一趙濟敢搖之、惟神宗日月之明、知公愈深、公雖請老、有大政事、必手詔訪問、又追論定策之勳、以告天下、寵及其子孫、然後小人不敢復議。雍容進退、卒爲宗臣、古人有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豈不然哉、公既配食清廟、宜有頌詩、以昭示來世。其詞曰、五代八姓、十有二君、四十四年、如絲之棼、以人爲嬉、以殺爲僇。兵交兩河、腥聞于天、上帝憎之、命我祖宗、畀爾鑪錘、往銷其鋒。孰謂民遠、我聞其呻、寧爾小忍、無

殘我民六聖受命惟一其心敕其後人帝命是承
勿劓刵人矧敢好兵百三十年諱兵與形惟彼北
戎謂帝我驕帝聞其言折其萌芽篤生萊公尺箠
笞之既服既馴則擾綏之堂堂韓公與萊相望再
聘于燕非方以寧景德元祺始盟契丹公生是歲
天命則然公之在毋秦國寤驚旌旗霍鴈降充其
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公天欲赦民公啓其衷北至
燕然南至于河億萬維生公手撫摩水潦荐饑散
流而東五十萬人仰哺于公公之在內自泉流瀕

其在四方、自葉流根、百官維人、百度維正、相我三宗、重華協明、帝謂公來、隕星其堂、有墳有丘、公登是藏、維嶽降神、今歸不留、臣軾作頌、以配崧高、

以朝廷一大事始末作一人行事始末非家傳乃國史也然史家無此精神血脉富公大臣也使虜賑饑數大事何嘗無才特其識量膽俱勝不可以才言耳今斷斷無技一語遂爲庸臣護身之符可歎可歎

東坡文選卷十六　終